

俄羅文學叢書

俄國戲劇曲集

第二種

雷雨

阿史德洛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公共學社

1921

俄國戲曲集

第一種	巡按	四角五分
第二種	雷雨	三角五分
第三種	村中之月	五角五分
第四種	黑暗之勢力	三角五分
第五種	教育之果	五角
第六種	海鷗	三角
第七種	伊凡諾夫	三角五分
第八種	萬尼亞叔父	二角五分
第九種	櫻桃園	二角五分
第十種	六月附錄	二角五分

元(606)

中華民國十年二月初版

(俄國戲曲集二 雷雨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阿史德洛夫斯基

譯者 耿濟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寧波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涪陵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俄國戲曲集(二)

雷雨

在場人物表

沙魏爾，波洛闊費維奇，提闊意 商人，城中的有名人物

鮑里司，格里郭里維奇 其姪，年很輕，極有學問。

瑪佛，意格挪奇夫納，卡彭諾瓦 富商之婦，已寡。

奇虹，伊溫男慈，卡彭諾夫 其子。

卡答隣 其妻

瓦爾瓦拉 奇虹的妹子。

庫里斤 下等商人，自習的鐘錶匠，且發明出一種機器。

滑娜，庫得略慈， 少年人，提闊意的會計員。

莎布金 下等商人。

費克隆薩 旅行的婦人。

格拉沙 卡彭諾瓦家中的使女。

此外還有一位帶著兩個僕役的貴夫人，年七十歲左右，半瘋半癲的樣子，和城內許多男女居民。

事實發生在加連諾夫城內，伏爾喀岸上，夏天。第三四幕間相隔十天。

第一幕

伏爾喀高岸上的公園，伏爾喀上游的村景。臺上放着兩把石凳，並且還栽着幾棵樹。庫里斤坐在凳上，向著河流看望。庫得略慈和莎布金正在那裏閒逛。

庫里斤（唱著歌）『平原的中間，高山的上頭……』（停唱）怪事，真應該說是怪事！庫得略慈！喂，老弟，我五十年來每天早晨看望那伏爾喀

河，却終看望他不厭。

庫得略慈 怎麼啦？

庫里斤 異乎尋常的景色！ 美啊！ 精神快活極了。

庫得略慈 難道果真麼？

庫里斤 簡直是快樂！ 你却說『難道果真』的話！ 你看望起來，一

點也不明白那瀾瀾在自然內的是何種的美。

庫得略慈 唔，還同你有什麼話說呢！ 你是個古怪的人，你是個化學家，

庫里斤 機器匠，自習的機器匠。

庫得略慈 那全是一樣的啊！（靜默了半天）

庫里斤 （向傍邊指著）看著，庫得略慈兄弟，誰在那裏搖手？

庫得略慈 這個麼？ 這個是提郭意在那邊罵他姪子呢。

庫里斤 找得了好地位了！

庫得略慈 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得著這種地位。他還怕難啊！鮑里

同也就够使他犧牲，所以他騎著他走著。

莎布金 像我們這裏提鬧意這般愛罵人，那正是少有的啊！無緣無故

便咒罵起人來。

庫得略慈 銳勵的鄉人！

莎布金 卡彭諾瓦也是個好貨。

庫得略慈 那個女子至少還能假借著慈悲的樣子，至於這個人却連根壞

起！

莎布金 沒有人去禁阻他，所以就得讓他這樣咆哮了！

庫得略慈 可惜像我這樣身材的少年很少，要不然，實在可以羞辱他一番。

莎布金 你怎麼辦法呢？

庫得略慈 好生驚嚇他一下。

沙布金 怎麼辦呢？

庫得略慈 找到四五個人，在一條胡同裏逼著同他氣惱惱的講話，他立刻就能害怕得好比棉花一般。我們也不必加入，祇須在傍邊走著，望著罷了。

沙布金 他一定想把你送到兵營裏去。

庫得略慈 他想是想，却並不真送，所以這個是不要緊的。他決不會送我，因為他覺得我必不賤賣自己的腦袋。這個樣子你很害怕他，我却敢同他直說出來。

沙布金 是麼？

庫得略慈 怎麼叫做「是麼」呢！我認自己是粗魯無禮的人；為什麼我要把持住我呢？一定是他需要於我。這樣，我就不怕他，讓他來怕我就是了。

沙布金 彷彿他已經不罵你了麼？

庫得略慈 怎麼不罵！他不罵人是活不了的。但是我決不讓他說一句話，我還他十句話；雙方面痛罵了一會，也就完了。不，我是決不在他面前奴伏著的。

庫里斤 同他計較作甚麼？不如忍受著罷。

庫得略慈 唔，你既是這般聰明，你就先教給他禮節，然後再教給我們罷！
可惜他的女兒年紀還輕，沒有一個是大的。

沙布金 怎麼啦？

庫得略慈 我便可以藉此恭維他了！
（是闊意和鮑里司走將過來。）

里斤脫帽。

沙布金（對著庫得略慈）我們不如往傍邊去，躲開他一點。（走開）
提闊意 你這討厭東西，又來了！寄食的人！快給我去罷！

鮑里司 是節期；當然要回家來。

提關意 你可以隨便找到你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我屢次對你說：『你不要到我這裏來；』你總是不明白！難道你的地位還少麼？無論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去！吓，你這個可惡的東西！你怎麼像木柱似的站著！不對你講過話了麼？

鮑里司 我已經聽見，還叫我怎麼辦呢？

提關意（看著鮑里司）你去罷！我不願意同你這種奸滑的人講話。（行走）太討厭了，（吐唾了一下，便走開來了）。

庫里斤 先生，你同他做什麼事情？我們簡直的不明白。你願意住在他那裏，却受他的氣。

鮑里司 什麼叫做願意，庫里斤！那是不由己的。

庫里斤 請問你怎麼叫做『不由己』？請你給我解釋一下。

鮑里司 怎麼會不說呢？ 你們認識我祖母昂費薩，米海洛夫納麼？

庫里斤 唔，怎麼會不認識！

庫得略慈 怎麼會不認識！

鮑里司 我祖母很不愛我父親，因為他娶貴家女爲妻。因此我父母便住到莫斯科去。母親說他三天不住在家鄉，人便說變野。

庫里斤 決不野！ 這個說什麼！ 應該有大習慣纔好。

鮑里司 父母在莫斯科好生的教養我們，在我們身上一點也不惜著錢。

送我到商業專門學校去讀書，又送我妹子到寄宿學校去。不惜兩老忽地死於虎疫，我們兄妹便成了孤苦無告的人。以後我們聽見說這邊祖母也死了，曾留下遺囑吩咐我伯父等到我們成年的時候分給一部分財產給我們，但是有一個條件……

庫里斤 什麼條件？

鮑里司 如非我們對他恭敬。

庫里斤 這樣說，你們還永遠未曾見過這筆遺產。

鮑里司 不，這個還不要緊！他以前十分磨折我們，隨他的心願多方來辱罵我們，却至終一點也不給我們；就是給，也是很少的。嘴裏還要說這是他的恩惠，並不是應該得的。

庫得略慈 這個遺囑立得很有意思。就說你能够對他恭敬，難道還有人禁止他說你不恭敬麼？

鮑里司 唔，他現在有時還說：『我有自己的兒女，爲什麼我要給別人家的

兒女錢呢？我恐怕因此反要使我自己的兒女受起冤屈來！』

庫里斤 先生，這樣說，你的事情很不好啊。

鮑里司 如果我祇是一個人，那還不要緊！我可以拋棄一切，離開這裏。

但是我很憐惜我的妹妹，他也竟打算把我妹妹趕走，但是母親的親屬

不答應，寫給我信說他病了。他在這裏的生活怎樣，那正是不堪設想啊！

庫得格慈 這是自然的。難道他還明白待過麼？

庫里斤 你住在他那裏的情形怎樣？

鮑里司 也沒有怎麼樣，他說：『住在我這裏，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得我願意給你的錢。』每年隨他的意思，同我算一下帳。

庫得略慈 他就是有這樣的規矩。我們誰都不敢爭論薪水，祇是暗地裏罵他。他說：『你怎麼會知道我心裏想些什麼？難道你能知道我的心靈麼？』也許我一下子高興起來，給你五千盧布。那末你去給他說罷！

不過他大概一世也遇不到一會是高興的。

庫里斤 先生，這有什麼法子呢？應當想法子使他喜歡。

鮑里司 這件事情簡直的不可能。自己的兒女都不能夠取他的歡悅；也

不必提到我那一方面了！

庫得略慈 他的一生既然根據在罵人上面，誰還能取他的喜悅呢？並

且關於銀錢的事情更加利害；算起帳來不帶著罵是算不成的。他除去罵人以外，沒有第二件快樂事情。誰要在早晨惹起他怒氣來，那就倒霉了！一天對待許多人都正言厲色起來。

鮑里司 我伯母每天早晨一定要向許多人帶淚哀求道：『先生，不要惹怒他！好孩子，不要惹怒他！』

庫得略慈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關係！祇要到市場上去，就完了！他

把許多鄉下人都一一的罵起來。就是求他賠償損失，沒有罵終是不成功的。

莎布金 一個家兵。

庫得略慈 什麼兵？

鮑里司 最不好的：當他受那爲他所不敢罵的人的辱罵時，家裏人就倒霉了！

庫得略慈 唉，真可笑！有一次在伏爾喀河渡船上，一個驃騎兵把他惡罵了一頓，那真成了奇事了！

鮑里司 家裏人怎麼辦呢！從那天起有兩星期，家裏人全躲在樓上，和雜具室內。

庫里斤 怎麼？許多人連晚課禱都不舉行麼？

（幾個人在舞臺上深處走來走去）

庫得略慈 莎布金，我們散步去！做什麼站在這裏？（鞠躬而行）

鮑里司 唉，庫里斤，我住在這裏十分困苦，一點也沒有習慣。全看著我，都十分生分，彷彿我在這裏是個局外之人，能够妨礙他們的事情。我明白這個全是我們俄國的鄉土，却終住不習慣。

庫里斤 先生，你是再也不會習慣的了。

鮑里司 爲什麼緣故？

庫里斤 先生，在我們這個城裏風俗極其殘忍！在下等商人一階級裏，

你除去粗魯和赤貧看不見別項情形。我們也永不能够脫離這塊硬皮。因爲誠潔的勞力還換不到那够你生存的麪包。誰有錢，誰就能竭力壓制貧人，用他的勞力來使自己多賺銀錢。你不明白你伯父回答那警察長的話麼？許多鄉下人到警察長那裏去控告說他同人算帳沒有一個人不吃他的虧。警察長便對你伯父說道：『沙魏爾，波洛闊維奇，你奸生同鄉下人算一算帳。每天總有許多人到我這裏來控告！』你的伯父就一邊拍警察長的肩，一邊說道：『我們還值得談這種小事情麼？我這裏每年人經過得很多，你想我每人少給他們一個哥幣，我一年來就能積下好幾千盧布，那末我多好啊！』你看這個樣子，怎樣叫人過活呢？

？對於商業大家互相破壞，不但因為利慾，還是爲著妒忌的念頭。既然互相仇恨，便把那幾個喜歡喝酒，愛打官吏的人誘引到自己屋裏來。這種人的臉面早就喪失將盡，所以便由他們的喉便，把惡毒的言詞架到那爲雇主所仇恨的人身上。於是就發生訟事，使許多人受苦。在這裏打著官吏還不够，却又跑到省城裏去，那邊也早就有人等著，快快樂樂的拍著手兒，來歡迎他們。故事說得很快，事情却做得並不算快；給他們辦理便罷，給他們延引著，却也沒有法子；並且他們還喜歡把日子延長起來，他們需要的就是這樣。他們說道：『我固然受損，他也總要化錢。』我打算把這些事情做一首詩來描寫他……

鮑里司 你會做詩麼？

庫里斤 先生，不過按著舊調能够做幾首罷了。從芮門托夫和台柴文起，……洛莫諾沙甫是賢智的人，是自然的試驗者。……他們的出身也並

不十分貴重，祇同我們一般。

鮑里司 你不妨寫將出來。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庫里斤 怎麼能呢！他們能吃人，吞活人。我這樣亂說也就很够；我是愛譚話的人！我還打算把家庭的生活給你講一講；但是到以後再說那些事情也全是耳邊聽來的。（費克陸薩同著一個婦人入。）

費克陸薩 啊，好看極了！奇怪的美！還有什麼說的呢！你們實在住在天堂上面！各種商人都是很客氣的，很慈善的！有一種豪俠之氣，並且十分慷慨！我滿意極了，喜歡極了！他們對於我們這種游行人更加優待，其中以卡彭諾夫家爲最好。（走去）

鮑里司 卡彭諾夫家麼？

庫里斤 先生，那是乞食的人！肯分給乞丐，却鄙吝在自己家人身上！

（不言語了一會）先生，我打算發明出一種機器！